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艺海浪花

陈景钟

易
淮

艺海浪花



易 准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作者简介

易准，笔名何淬、李静涛、朱若、吕彦竹（与别人合用）等。1931年生，广西北海人。中共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大学毕业。参加过秋征和土改运动。曾在华南文联、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宣传部、广东省委宣传部、文教部及省直文化艺术部门工作。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理论研究组组长，《作品》杂志等文学报刊副主编、主编，作协广东分会常务理事、党组副书记，广东省文化厅副厅长，广东省文联党组副书记、执行副主席，并任省作协兼职副主席和华南文艺业余大学副校长。现任省文联名誉委员、省作协理事、广东现代革命作家研究学会副会长。著作有评论集《创作随谈》、《熟悉的陌生人》、《艺海浪花》，报告文学《勇敢的黎族姑娘》（与别人合集），主编《典型、批评方法及其它——关于小说〈金沙洲〉的讨论》，以及散文、随笔等。其简历已被收入《中国文学家辞典》、《中国作家大辞典》、《中国文艺家传集》等多种文艺家名典。

粤新登字 09 号

责任编辑：钟 楠

责任校对：方 敏

装帧设计：智 慧

艺 海 浪 花

易 准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乳源印刷厂印刷

850 毫米×1168 毫米 32 开本 9.125 印张 230 千字

1998 年 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2000 册

ISBN 7-5361-2108-3/I · 152

定价：16.00 元

做人的品格与为文的风格

——序易准文艺评论集《艺海浪花》

陈衡

《艺海浪花》是易准同志继《创作随谈》、《熟悉的陌生人》后的第三本评论集。它是作者从60年代到90年代所写还未收入过前两本集子的文章的荟萃，不仅“记录了当年文坛上的一点风雨沧桑的痕迹”，而且为我们了解广东文艺创作与批评提供了某些鲜为人知的有价值的史实，对研究广东文艺批评发展的进程具有积极的作用。

易准是广西北海市人。他参加革命工作和从事文艺事业的生涯，可以说是与新中国的诞生同时起步的。1949年12月北海解放，他18岁就参加了革命工作，随后就担任报纸、杂志的记者、编辑，在参加农村各项群众运动和实际工作中进行采访，先是写文艺通讯、特写、报告文学、散文、小说，但是最后奠定他在文艺界地位的则是他的文艺评论。

易准的文艺评论，主要是在50年代开始的，当时他在广东文艺领导部门工作。粉碎“四人帮”后，他先后担任《作品》杂志副主编、《当代文坛报》理论杂志主编和从事省属文化艺术部门的领导工作，这期间他利用业余时间从事文艺理论研究和写评论。由于他的工作岗位和工作性质，使他既有条件掌握上头的精神，了解全国各地的文艺新信息、新情况、新问题，又熟悉本省本地区文艺创作与批评的现状，以及历史的演变和沿革。因此，他的文艺评论，不仅总是根据生活和创作的实际，做到有感而

发、有的放矢，导向明确；而且能够将宏观把握与微观研究结合起来，赋予文艺评论旺盛的生命力和丰富的信息量。

人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生活，总是要对社会现象和历史事件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评价和审美判断的，只是表达的方式不同而已。如果说，作家是借助形象描写来流露自己的爱憎感情，展示自己的社会理想和审美观点的；那么，评论家则是通过对作家所提供的艺术形象和其他文艺现象进行评论、剖析，从而阐释自己的政治主张、思想倾向和审美意旨的。易准的文艺评论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自觉地借助这种特殊的方式进行有效的舆论导向。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告诉我们，马克思发现唯物史观，揭开了人类历史发展的秘密，马克思发现剩余价值学说，又揭开了资产阶级剥削工人阶级的秘密。马克思揭开了这两大秘密，不仅为无产阶级及其领导下的人们进行翻身解放的斗争提供了战无不胜的思想武器，也为一切理论工作者提供了分析和回答社会问题，包括文学艺术问题的理论指南。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邓小平理论又是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因此，学习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特别是学习他们的文艺理论，是我们文艺工作者坚持“二为”的正确方向，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根本保证。但前些年，却有人叫嚷“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经死了”，毛泽东文艺思想也“过时”了，要把《讲话》送进历史博物馆去；也有人鼓吹要在西方现代派思潮中“寻找解决中国文艺危机的思想补药和创作方法”。面对着这股其势汹汹的错误思潮，易准高举社会主义理论大旗，以毛泽东、邓小平的文艺思想作为武器，写了学习《讲话》和学习《邓小平论文艺》的两组札记以及一批专题批评文章，围绕着文艺为谁服务和如何服务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把正面阐释基本原理与批判错误观点结合起来，

澄清了一些重大的理论是非问题，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有力地批判了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文艺观，揭穿了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资产阶级，以他们的影片作为“铁盒里的大使”和“对共产主义最有效的摧毁力量”的战略阴谋和旨在颠覆而进行文化渗透的恶毒用心，在理论上拨开了种种迷雾，作了正本清源的有益工作，在思想政治斗争中，为捍卫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作出了贡献。

理论的力量，批评与赞扬、暴露与歌颂的力量，在于实事求是。坚持“坏处说坏，好处说好”（鲁迅语），把一切的褒与贬都建立在不争事实上，这在文艺评论中，是作者自信和有力量的表现，也是作者能以自己的理论说服人、征服人的一种人格魅力。生活中的易准不喜欢说大话、空话、假话，是一位典型的说实话、做实事的老实人。作为评论家的易准，在文艺评论中更是反对凭“想当然”的夸夸其谈，信口开河，胡吹乱捧，或随意骂杀。因此，坚持实事求是的理论原则，又是他的文艺批评的一大特点。

60年代初，易准正处在风华正茂的青年时代，在协助著名评论家萧殷在羊城晚报组织开展关于长篇小说《金沙洲》的讨论中，他满腔热情地参与了这一讨论。尽管“‘左’风劲吹”，“教条主义盛行”，他仍然坚持独立思考，讲真话，不随大流；后来对《金沙洲》的新版和旧版的评论引起争鸣，他也本着探求真理和百家争鸣的精神，坚持摆事实、讲道理，心平气和地与对方进行同志式的论辩。在新时期，他忆念仙逝的前辈作家，从鲁迅到秦牧、杜埃、萧殷，弘扬风范，感情挚诚；无论评论老作家欧阳山、杜埃、吴有恒、王汶石、柯岩的力作，还是评点新人新作，都注重分析和说理，逻辑严密，立论严谨，语言朴实，行文自然，亲切感人，别具一格；即使是对错误思潮的批判性的评论，也以说理取胜，没有咄咄逼人的言辞。

总观易准的文艺评论，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但我认为最主要的有三个：

一是以毕业的精力，学习、宣传、贯彻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并以此作为自己的思想武器同各种错误的文艺思想作斗争。可以说，易准是一位学习、宣传、贯彻和捍卫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忠诚战士。

二是在典型理论的研究上，从60年代初发表的《典型形象——熟悉的陌生人》到80年代末发表的《欧阳山的典型观初探》，在破与立的方面都不乏开拓，在探讨和阐述典型理论方面揭示了某种规律性，这是易准在典型理论研究领域的主要成就。

三是他在长期从事文学杂志编辑工作中，真诚地自觉地长期地扶掖青年作者，运用自己的影响，创造有利的条件，让这些文学新人尽快进入角色，茁壮地健康地成长。郭沫若说得好：“文艺是发明的事业，批评是发见的事业。文艺是在无之中创出有，批评是在砂之中寻出金。”易准在文艺批评中不仅注意“发见”精品，更注意“发见”人才。70年代上半期，我带学生到省作协实习，当时由于易准的“发见”和扶掖，组织和指导他们写评论，使他们中的一些人更快地成长为作家、评论家，有些还成了现在省属文艺部门的领导成员，他们挚诚地称易准为“老师”。

“文如其人”。易准做人为文，可以说是一个表率。秦牧生前有一次同我谈到这个问题时说：“文如其人”，实际上就是一个表里一致、言行一致的问题。但对这个问题，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到的。他说，有的人文章写得满好，可是生活中的人品太差；有的人品很好，但文章写得破绽百出，思想打架。鲁迅、巴金这样的文学巨匠，怎么想，就怎么说，怎么说，就怎么写，实事求是，敢说真话，言与行相统一，这就是“文如其人”的最好说明。当我问及广东有谁可以例证“文如其人”时，秦牧列举了三个人，其中就有个易准。他说，易准是个老实人，文章也写得很

朴实，事业心和责任感都很强，作风又正派，与他共事，可以放心，与他交朋友，有安全感，因为“他不是那种眼睛背后有眼睛的人”。秦牧所言极是。

易准同志是我最尊敬的广东评论家之一。他收进这部评论集的文章，多数我已读过，现在系统重读，倍感亲切，并有新的体会和收获。我把这些体会和收获写下，回赠给作者，以示祝贺，并奉献给广大读者，与之磋商，是为序。

1997年10月
写于中山大学蒲园区寓所

目 录

序	(1)
欧阳山的典型观初探	
——为祝贺欧阳山文学生涯 65 年而作	(1)
事件的个别性与艺术的典型性	(24)
重温《讲话》 继续前进	
——兼评“自我表现”和否定深入生活的论调	(33)
“再认识”的结论是什么？	
——评《对“深入生活”这个口号的再认识》	(41)
漫话“冷漠”	(49)
发人深省的科学论断	
——《讲话》学习札记之一	(51)
我们面临的新课题	
——《讲话》学习札记之二	(59)
关于文艺与生活的关系	
——《讲话》学习札记之三	(64)
关于敏感及“放”与“争”的思考	(67)
关于“干预生活”与“写真实”	(74)
关于反映矛盾斗争与塑造英雄人物的思考	(84)
1983 年文艺思潮扫描	
——纪念《讲话》有感而作	(90)

杜埃的文学生涯	(97)
忆秦牧同志	(101)
诚挚的纪念		
——回忆和萧殷同志在一起的日子	(107)
“三结合”与“三丰收”		
——回忆萧殷同志对作家深入生活问题的探索	(115)
鲁迅与党的关系	(122)
学习鲁迅 宣传鲁迅	(128)
振聋发聩的力作		
——读欧阳山的《广语丝》	(131)
战斗抒豪情 高歌颂理想		
——试论杜埃的《风雨太平洋》(第一、二部)的 审美倾向	(133)
从战场到文坛		
——读吴有恒长篇小说札记	(145)
梦幻中的现实世界		
——读柯岩的长篇小说《他乡明月》	(154)
读梵杨作品随想	(163)
从惊涛骇浪中树英雄		
——评《杜鹃山》的矛盾冲突与人物塑造	(166)
反映新的生活 歌颂新的人物		
——漫评我省 1980 年新人新作奖	(173)
年青一代的农民形象		
——读王汶石的小说《黑凤》	(180)

关于白先勇的小说《思旧赋》	
——答读者问	(187)
自家酿的“苦酒”	
——评李剑的《醉入花丛》及《谁酿的苦酒》	(189)
学习《邓小平论文艺》	
——札记五则	(196)
繁荣文艺应强调的几个问题	
——学习《邓小平论文艺》的体会	(204)
分清是非 正本清源	
——学习邓小平同志讲话有感	(218)
1975年评《水浒》的骗局	(221)
关于节目的审查问题	(226)
戏剧改革探索七题	
——从梅县地区戏剧汇演谈起	(229)
《作品》如何贯彻“双百”方针	
——在全国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上的发言	(243)
对“谈薮”的希望	(252)
关于主旋律和多样化	(254)
开展争鸣才能活跃评论	(256)
对《金沙洲》评价的三点疑问	
——与陆一帆、封祖盛同志商榷	(258)
关于长篇小说《金沙洲》的讨论	
——1961年广东文艺批评一瞥	(260)

附 录：

- | | | | |
|-----------|-------|---------|-------|
| 一次引人深思的讨论 | | 《文艺报》记者 | (273) |
| 后记 | | | (280) |

欧阳山的典型观初探

——为祝贺欧阳山文学生涯 65 年而作

《欧阳山文集》出版了！这是老作家欧阳山 65 年来文学创作的硕果和丰富经验总结的荟萃。我们不仅可以从他的文学作品中，窥视到中国革命的“来龙去脉”，强烈地感受现代中国社会的巨变和进步，而且从他的创作经验总结和文学评论中，看到他的独特的文艺理论见解放射出夺目的异彩。

欧阳山在十卷本《文集》的《自序》中，说他毕生追求的两个目标：“一个是典型性格的问题，一个是民族化、大众化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像两根巨柱那样支撑着欧阳山的文艺理论的大厦，也像两盏探照灯，交错照亮着他的文学创作道路和美学追求的旅程。因此，学习和研究《欧阳山文集》，抓住了这两个问题，也就把握了欧阳山的基本贡献。

现在，本文着重探讨的问题，就是欧阳山的典型观。

一、欧阳山典型观的发展脉络

典型观是作家文艺观的根本体现，是作家人生观和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确的典型观，总是同作家先进的革命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我们研究欧阳山典型观的变化发展，必须把它放在作家生活的特定历史时代及其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变化发展中去考察。尽管欧阳山没有写过典型论的专著，但是我们从散见在他的论著中有关典型论问题的论述，联系他的创作实践，还是可以看出欧阳山典型观的发展脉络及其发展

的阶段性。

(一) 欧阳山典型观的孕育时期（1924—1930）

欧阳山是“五四”运动的浪峰刚过、大革命春潮初起时开始文学创作的。从1924年发表的第一篇小说《那一夜》到1930年，可以看作是欧阳山典型观的孕育时期。

在这个时期，欧阳山一方面“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眼睛观察世界”，（见文集8页）在创作思想上接受了各种文学思潮的影响，既有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创作思潮，也有“为人生而艺术”和“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主张；另一方面，童年和少年的苦难生活，坎坷的经历，使他接触和认识了许多穷苦人，他们喜怒哀乐的面影历历如在眼前。他用自己的生活体验和他读过的中外名家的名著相对照，觉得“他们所写的典型性格跟我所看见的人们有些相似，又有些不同；他们所写的典型环境跟我的现实生活有些相似，又有些不同。他们书中那些人物仍然没有找到出路，那末，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呢？”（见文集2页）面对着“多灾多难的国家”，多灾多难的时代和人民，“中国要向何处去呢？”“作为这多灾多难的国家里面的一个年轻人，那末，我又应该怎么办呢？”（见文集4页）欧阳山在思想上找不到出路，但又不甘于屈从命运，就举起个性解放的旗帜，向黑暗势力冲决。在文学创作中，每当他拿起笔来写作的时候，他异常熟悉的社会底层的人物，就涌到笔端。他说：“他们底数目这样多，我怎么能够把那许多奇异的生命加在一起，而给他们一种神圣的意义呢？”（见文集3997页）初涉文坛的欧阳山，不善于提炼和概括，就追求与自然状态的生活“相似”的真实，同时下决心在创作实践中，揭开名家作品的描写与现实生活“有些相似，又有些不同”的奥秘，开始孕育着不知其名的“典型化”的思想。因此，欧阳山在这时期的文学作品，虽然接受了现代主义的一些影响，但基本的

创作方法仍是现实主义的，或者用恩格斯的话确切地说是“不充分的现实主义”。在作者的笔下，无论是描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生活的《那一夜》、《玫瑰残了》、《桃君的情人》、《你去吧》、《爱之奔流》，还是描写社会底层劳苦群众的《再会吧黑猫》、《两个没有灵魂的人》、《最可怜的女人》、《我怎么是你女儿呢》、《中秋节》，……多是记述惨痛的生活故事，刻画悲剧性格，描写悲苦的人物形象。作者通过人物悲苦命运的描写，控诉和鞭挞了社会的黑暗。有些作品在“自我表现”的描写中，也透露了作者鲜明的爱憎感情，赞美了心灵的高尚和善良，但作者笔下的人物同作者本人一样，始终没有找到“美好的去处”，结局往往都是悲剧性的。因此，欧阳山后来自己总结说：“这样做的结果，好像我总在创作一些大大小小的悲剧，我总是写一些不可知的东西，不可捉摸的东西，不可理解的东西，谜一样的东西。这些矛盾离奇，错综复杂的生活景象使我的作品表现得好像对于世界提出一个又一个的疑问，却得不到任何的答复。”（见文集4 091页）在摸索过程中，欧阳山联系自己所处的多灾多难的但又充满反抗斗争精神的时代，看看自己写出来的小说，“望望从前在一道生活的人物，竟像隔了一重烟雾”。于是，他心里萌起要用一种更真实更感奋人的方法，“描写我底经验，给那些人物以较显著的光彩。”（见文集3 997～3 998页）这就是欧阳山后来才能明确表达出来的，要用典型化的方法，创造出揭示生活的本质，反映时代精神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二）欧阳山典型观的确立时期（1931—1941）

如果说，第一个时期，欧阳山是用小资产阶级的观点观察事物、指导创作，在人物塑造上追求自然状态的生活真实，通过有选择地客观记述惨痛的生活故事，描写人物的不幸命运，浮浅地刻画人物性格，塑造悲苦者的形象，从而鞭挞社会的黑暗，揭示

时代的痛苦，这些“革命加恋爱”的至情文学，虽然不无表现反抗精神，歌颂心灵美，但也不过是传递着某些进步意识的“自我表现”；那么，第二个时期的最大不同，则是欧阳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自觉追随鲁迅，参加左联。在鲁迅的旗帜下，欧阳山“决心抛弃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观点，企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观察世界、人生，从事文学创作。”（见文集9页）因此，人物描写已明显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逐渐转向工农和其他劳动群众；从塑造底层人物悲苦的形象转向塑造觉醒者、抗争者、革命者，乃至英雄形象，着力刻画人物的倔强性格、美好心灵和反抗精神，从生活的真实出发追求艺术真实，把歌颂与暴露结合起来，寓于形象塑造中。

在这个时期先后发表的小说，如描写工人生活的《竹尺和铁锤》，描写下层人民的觉醒和抗争的《七年忌》，描写灾民惨相的《崩决》，侧面描写广州起义的《鬼巢》，描写抗日斗争的中篇《流血纪念章》、长篇《战果》，等等，虽然还存在这样那样的甚至比较明显的缺点，但已冲破真人真事的局限，选材既注意提炼，形象塑造也尝试着典型概括。因此，这些小说的问世，不仅标志着欧阳山文学创作新阶段的开始，也标志着欧阳山典型观的确立。

欧阳山典型观的确立，在这个时期不仅有许多作品佐证，而且还有作家本人的不少论著可以作为依据。早在1937年，欧阳山在《鲁迅精神底永远的敌人——哀念鲁迅之二》这篇散文式的评论文章中，就以极其精辟的见解阐明了《阿Q正传》伟大而深远的不朽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他认为，从鲁迅先生所创造的“消极的典型人物阿Q”——“鲁迅先生所指定的特殊的阿Q”身上，使人们看到了社会上“触目皆是的普遍的阿Q”（见文集4 131页）。他还说：“关于采用南边一个鼻子，北边一对眼睛来创造小说里的人物，鲁迅先生在第一本书里给过我们一点启示，而关于